Email:1485086165@qq.com
编辑:李文华 组版:王逸文
电话:69966900
射陽日報

扁担港,往事堪重数

姜建国

人到了中老年,在回眸自身历程的同时,对这片切肤的土地同时也起了猎奇之心。近读地方志,竟对远在黄海边的扁担港那一泓河水忽生眷顾。扁担港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自然河港,是承接千里淮河奔流入海的水道。关于扁担港的得名,有两种说法,其一来自现实。扁担港位于临海镇东北角,站在距离扁担港不远处的滩涂上一眼望去,大片的湿地与海水几乎就是连在一起的,压根没有清晰的界线,潮起潮落,导致水与陆的频繁盈缩,滩涂成了一块吸水的海绵。扁担港天生一副投诸远荒的纤小模样,它并不慷慨,不给周围的生民更多的生存许诺,在它的势力范围内,稍大的船只根本无法进出,只能停泊一些不得靠岸的乌篷小船,船上货物的运出,只能依靠渔民兼挑夫们的一根扁担。一副挑子,将货物远远地挑到几十里以外的集市。渔民兼挑夫手握扁担的形象,就成了一个招牌形象,久而久之,人们便称此港为“扁担港”了。扁担港让我们读懂了旧中国的贫穷、百姓的艰辛,他们田园梦碎,只能在贫苦中苟且。他们早已失去“家乡明月光”的美好期盼,只剩下痛苦挣扎、得过且过的皈依。

扁担港得名的另一个说法来自神话传说。相传一千多年前,黄海岸边来了不少以捕鱼为生的渔民,他们居住在船上,整日漂泊在海面上,无法与陆地居民交往,遇上大风浪,躲避不及就会船翻人亡。居住在海边不远处有位王姓姑娘,见此情景心中十分难受。她想,要是能在这海边建一个让渔民避风避浪的港口,该有多好!她反复思考,终于酝酿出一个类似于愚公移山式的伟大计划——筑堤围堰,建避潮港。心动不如行动,她立即从家中找来扁担、柳筐,瞒着父母独自一人来海边挑泥造港,父母知道后,劝她不要干这傻事,可王姑娘决心已下,绝不轻易言弃。一天、两天、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造港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,她发誓不建好避风港就不出嫁。在她的影响与带动下,周围几十户人家的姑娘们纷纷仿效,拿起扁担和筐篓参与挖土围堰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王姑娘从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姑娘,和她一起挑泥的姑娘换了一茬又一茬,而她依然痴心不改。大海每天潮起潮落,海浪一次又一次地冲蚀她们垒起的泥土,却丝毫不能动摇她们造港筑堤的决心。忽一日晌午时分,姑娘们正在海边挑泥,海面上突然狂风大作、波浪滔滔,眨眼之间,王姑娘和她的几十个伙伴纷纷被海水卷走了,风平浪静之后,几十户人家都到海边寻找自己的亲人,这时忽见海面上浮起几十根金光闪闪的扁担。原来,这扁担是神来之物,海龙王被姑娘们的事迹所感动,便派出虾兵蟹将把海浪卷起的泥土送回岸边,并垒起数十里长的大堤供渔民们避风避浪,那几十根金扁担正是龙王所赐,用作以后的挑土护堤。后来,渔民们为了纪念善良、勇敢的王姑娘以及其他姑娘,一致认同将这地方唤做“扁担港”。这个神话虽然夸言寡实,但人们宁愿信其有,不愿信其无。扁担港罩上了这个神奇的光环,自然让人对它产生了亲切之感,产生了温婉之情。

扁担港的传奇,在现实与神话中,不断疯长,不断拔节,它流淌在岁月的长河里,桑田碧海起波澜,接物风光有涟漪。神交忧纾,无语凝噎。

王姑娘用毕生精力为渔民们筑堤挡浪,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,这无疑是一种人间大爱。扁担港沉淀着人们久违的忧伤,在我们的脑海中,似乎永远萦绕着那个轻盈、神秘、美丽、飘逸的王姑娘运土筑堤的身影,经幡飘舞的发髻、柔弱的肩膀,加上三寸金莲,岂能承受那艰苦劳作,一个弱女子竟然产生蝶飞蜂舞的惊世玄想,她那“靡不有初”的开头,终于通过一代又一代后来人和谐与共赢的努力,创造了扁担港功德圆满的传奇。进入新时代,当地百姓与军垦战士连袂,呕心沥血,辛苦操持,昔日芦苇荡、盐蒿地的扁担港成了苏北鱼米之乡,那里有绿树荫下的曲水如带,那里有“落霞与孤鹜齐飞”的文学意象。并创造了黄海岸上长城一般的巍巍海堤,那坚如磐石的身姿,在文人墨客中播广流长,从此这片獐走鹿奔的水泊湿地,开始像春草一般生长着自由与狂狷,让贮藏在文章歌赋里的灵动,四处飘洒着疏朗和机趣,使扁担港成为一片妙化穿插的诗意的磁场,它生经沧海求神骏,任侠好义,出自天性;它有风动桂花香的温柔,秋菊傲霜头的从容;它清高守志,只爱江海作散仙,上穷碧落下黄泉,慎思明辨地穿梭于地方野史之中,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在它信而有征的传奇中流淌出来。

处 暑

鲁声娜

阴的晨。灰天像是要整个儿坠覆下来似的,雨意浓郁。昨夜桂树底下一直亮着嗓子欢叫的虫儿今晨一声不吭颇使人生疑,似是蔷薇根畔,却有一线仿佛银光无定轻闪烁的微细而倔强的吟哦。

处暑节气日了。转眼已是秋的第二个节气。“处,止也,暑气至此而止矣。”处暑,意即炎热将去暑气终结。立秋节气后,天气闷热度确实在悄悄滑降,尤其夜间,枕簟生凉,但这两日因有雨,湿气又重了些。

天气仍是多变的。热与冷的相遇,夏与秋的更替,不平静。前夜更是好一阵子风雨雷电交加,使人不由猜想那天庭里正进行着怎样惊心动魄的鏖战。对窗的枣树,一根结满枣儿的大枝,许是不能承受雨湿后的重量,在那场鏖战里,折了。

“天地乾坤始渐肃,鹰隼捕鸟稷乃登。冷热交换试拳脚,一场秋雨一场寒。”贵谷子此诗,将处暑三候巧妙串联,即:鹰乃祭鸟,天地始肃,禾乃登。依照古代人的观察总结,处暑后,鹰大量捕猎鸟类,并将猎物献祭般庄重陈列;万物开始凋零,肃杀之气渐盈于天地;而黍、稷、稻、粱等农作物进入成熟期并将陆续收割入仓,五谷丰登之景指日可待。

此刻又夜。摘自折枝的枣儿,在我面前小桌上,灯光中泛着青白的光,其中略沾了点红晕的,入口便多了几分爽脆。若再有几个晴日,容它们再汲得些阳光雨露,它们必会有更好的呈现。这时的夜窗外,俨然完全成了虫的世界。种种腔调高高低低,相互较劲儿似的竞相扯出抛开,挤撞着,交织着,缠绕着,将所有黑色的灰色的空隙一一填满,包括我的双耳。心,似亦跟着不安晃荡。

所幸,窗口时有微风泻入,携来山溪般怡人的清凉,将虫鸣带与的那丝儿不安,解意地,蛛丝一样轻轻抹去。白日里几番雨来雨去,消减了空气里的窒闷并添渗进如许的鲜与净。多么可爱的清凉呀。

处暑,真是一个元素复杂的节气。虽说二十四个节气每一个都是由此渡向彼,这一个的过渡意味似乎尤为分明与深长。新送走的“七夕”,鹊桥相会寄寓人们对美好情爱的期盼;切近的中元节,是阳界与阴界哀戚的近距离对望交会;接下来的鹰祭鸟,则仿佛是向世人表达,人之外的生灵,对于未知,也有其宗教般的虔敬;历史上性命攸关的“秋决”,为这一日涂抹了浓重的肃杀悲郁色彩;稷登仓,仓廪实,俗世生活,踏实又馨暖……夏徐徐落幕、秋缓缓登场之际,百态人生如此杂陈,酸甜苦辣这般相渗。

经过春的蓬勃、夏的盛烈,此时节,自然界在碰撞中寻求着新的平衡,由炎热而渐渡向清凉。处暑后,将是漫野红遍层林尽染,将是山河简素云卷云舒,将是落霞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……那么,人呢,转过处暑这一个弯,能否从横冲直撞的激越渡向自在自得的平和从容,能否自悲喜沉浮中脱升出生命的丰盈通透?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乾坤有大智而不语。我愿得贮一隅之清凉,淡然自处,素心向秋。

苦苦菜的记忆

江正

记得小时候,爷爷奶奶经常说: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要不是苦苦菜,很多人都会饿死。”

记得那时,人们将苦苦菜用开水烫一下去除苦味,然后掺一点红薯面粉做成窝窝头,蒸出来的窝窝头黑乎乎的,吃起来有点涩,这算是不错的。爷爷奶奶还说,很多时候,连这样的窝窝头也吃不上。有的人因长期吃苦苦菜,脸上颜色都成了绿的,即使这样也比饿死强。我记忆最清晰的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亲眼见到过挨饿的情景,现在仍记忆犹新。

每次回到故乡,爬上海堤,看着起伏的海水,小时候的情景就在脑海里一幕幕浮现……我的故乡在黄海边,很长的时期,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。要不是改革开放,发展经济,也许乡亲们仍然在为温饱挣扎。如今,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,人们不仅不愁吃喝,而且超越了小时候向往的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的生活,几乎家家都有了小汽车、摩托车、拖拉机等。

我有多年的胃疾(主要是胃酸),吃遍了所能得到的中西药,但都没有效果。有个老乡建议我去吃家乡的苦苦菜,还现身说法,说他也有胃病(胃酸),就是吃苦苦菜吃好的。吃法很简单:用水将苦苦菜煮了,连喝带吃,吃一个月病就好了,让我也试试。从小就听大人们说,苦苦菜是热性的,我也一直当是热性的。我特地在“百度”上搜了一下,才知道其性寒。难怪去年回老家时,我连着吃了两天苦苦菜,觉得胃胀,很不舒服。不过,它的好处还是很多的:能降“三脂”,富含维生素 B、维生素 C,养肝明目,清热解毒等。

前两天,我在老家门口的地里铲了一些苦苦菜,用开水煮了,挤干水分,放了点蒜、醋、胡麻油等调料,味道还是很不错的。现在,人们的生活好了,把苦苦菜当成了稀罕菜,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,很多城里人喜欢到乡村的坡上、坡下到处铲苦苦菜,吃法也五花八门:凉拌、晒干泡水喝、包包子、包饺子、烙菜饼等等。我不由得感慨:世道变了,生活变美好了。当年吃苦苦菜充饥的场景,也时刻在提醒我:好日子来之不易,定当好好珍惜!

欢乐骑行 王万舜 摄

取鱼之歌

邹德萍

生活中,有许多行业都有反映职业特点的歌子,如劳动曲、插秧歌、船工号子等等。有没有听过渔民的歌子?“渔家姑娘在海边……”1975 年故事片《海霞》中的插曲,唱红大江南北,而我讲的渔民的歌子不用唱,却很好听。家乡上了年纪的人称这种为“搗避风”,后来有人风趣说了,人家是用音乐取鱼哩,就像放音乐给鸡猪牛听一样,叫做“对鱼奏乐”。

初夏早上还没起床,耳边就传来犹如打鼓又像打竹板的声音,这种声音有沉中带脆的共鸣,有敲击的节奏韵律,还有紧张的兴奋与喜悦,究竟是什么?怎么不像大队文艺宣传队和学校的竹板和敲锣打鼓,好奇心让我强睁睡眼,走出屋外,寻声而去。

晨曦薄雾,凉风提神。原来是在东港的汊口内取鱼的,一条小船中间拱着船篷,船尾船头男女各持一竹篙,篙子不停地在水里漫无目的搗鼓着,左脚踩着一块油光锃亮的木板,随着脚掌指头上下抖动,木板上下敲打盖仓板发出有节奏韵律的声响,音节不一,四短一重或六短一重,连续循环形成了独特的韵律。注意看才知道木板长度约 80 厘米,我是第一次看到觉得很新鲜。

小船在一圈细竹片编的黄褐色的鱼笼外侧缓慢移动,20 多个鱼笼挨个把港边围成一大圈,鱼笼有 3 个半圆组成,中间有一支细竹竿子用于插入水下泥中固定,有点儿像家里连体半圆塑料筷笼子。一会儿男人下水去,用装个碗口大小的扁圆蘑菇状的木槌竹篙子在柴草棵里左搗右推,上船后一手将竹篙撑在水里,单膝跪在船板上,一手挨个提起鱼笼,不管有没有鱼虾都要举起来倒一次,有时还摇一摇、晃几下,鱼虾活蹦着掉入船舱中。人们称为“搗避风”,40 年前,就连小洋河、通向小洋河的小沟小港都有,后来逐渐退出了人们视野。

一次初秋傍晚我值夜班,饭后坐在政府一楼办公室里写稿子,忽然窗口传来熟悉的木板敲打的韵律声音,近窗望去,距离只有几米的楼后圩河里一条小渔船正在搗鱼,我立刻放笔掩门近观。只见一老渔民,他上身穿件短袖对襟棉褂子,个子不高敞着怀,有点驼背,几道紫红肚皮褶皱堆在腰眼,一条蓝色已洗发白的大腰短裤,裤腰一截白布特别显眼,一把转用一根布带系着,紫黑发亮的脸上刻着深深皱纹,手和腿青筋暴暴,浑身一张皮。见我,停下,笑笑,夫妻俩齐刷刷地盯着我,老人一口不全的黄黑牙齿,他嘴上叼着旱烟袋,左手伸进小褂子口袋掏出一包烟,示意我抽烟,我忙摆手,老人又笑笑,迟疑了下放进口袋。

哦,因为闯入镇政府圩河搗鱼,以为我会阻止他,他怕,我懂了,不知怎的,我心口一热,鼻子发酸,在老人复尔又响起的“音乐”声中快速转身离开。呵,是渔民弹奏的独特音乐,还是用此独有方式演奏的“取鱼歌”呢?渔民祖祖辈辈就这么“唱”过来的啊!

生活是艺术的源泉,取鱼歌也是一种艺术,它来自渔民的“艺术创造”,它是人类从猎鱼而生的漫长历史进程中,一种自我激越的乐章,是农耕文化宏大史诗中的一个跳动的音符。这种最原始最古老的取鱼法,在滚滚前进的社会进步中已经远去,只能成了一种文字的美好记忆。

这真是:水中搗鱼别开怀,打击音乐敲船台。渔民漂游四处家,唱着渔歌向未来。

秋之语

谷将

叩开秋天的门,秋之芬芳的气息扑面而来。那些浓翠欲滴的菊馨桂香,那幕蓝天白云下的层林叠翠,使人流连忘返。秋风在青石小巷里缠绵,秋雨在湖畔阡陌中缱绻,秋阳在烟云时空里徜徉。秋天是一个俘虏人身心的季节!他凉爽的气息能够穿透人的灵魂,闻着就心旷神怡,十分美好。难怪唐代诗人王绩诗语:“树树皆秋色,山山唯落晖。”只要天空秋阳高照,处处皆有秋色;只要心中有情有义,事事都会美满。

浓浓的秋色在秋风秋雨中缠绵,便是一曲温婉的浅吟低唱。秋风倾诉着丰收的心言,秋雨洗刷了大地的宁静,滋润着深情的土地。秋风秋雨犹如一串串多情的符号,一把把缠绵的琴弦,醉人遐想。秋色光顾的身影,便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那些张望阳光的叶子被无数缤纷的色彩渲染,他们在秋风中摇摆着优美的舞姿,展示着多情而忧伤的表情。秋天是一幅唯美的图画,秋天让人有一种禅静的归宿之感。

秋光酿造的日子,便是一席丰盛的大餐,那些饱满金黄香透的果实,以万千馨香的味道让人馋涎欲滴,以万千甘醇的甜蜜让人满足,以万千酣醉的眷恋使人迷惑。秋日里,夕阳下,一盅老酒品秋色;秋夜里,月光下,听秋虫鸣音心气爽。秋天的风景是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,那一轮圆圆缺缺的明月,酥软在一枚枚月饼的味道里,深望在一波眼眸的涟漪里,温柔在一瓣心香的甜蜜里。秋风秋雨织成的五彩画图,倒影在碧色平静的水面,看着使人陶醉,想着就十分美好!

秋梦追逐的脚步,便是一念远方的诗情,一别夏日里的热情。那一行南飞的阵雁行走在秋日里,带着秋的温暖,准备着冬的归宿。在追寻梦想的路上,一段修行的夙愿在秋天里启航!

喧嚣的尘上

夏元祥

喧嚣的尘上,你是哪一粒微末,在不经意的风起时飘过?

通往步行街,必经朝阳桥。曾经无数次,在桥头,我看见他。

他六十岁上下,蓬头垢面,衣衫褴褛,卷曲着身子,下肢空荡荡的,静静地坐在桥边行人道上,从春夏一直坐到秋冬,保持着同样的姿势。身下铺一张席,面前放一只碗,碗里几枚硬币。

第一次远远望见他,熙来攘往的人流中,感觉这是尊雕塑,卧着粼粼的波,低着沉沉的头。手里明明捏着几枚硬币,走到他面前,看他微微抬头,竟还是犹疑了,也许是听说太多的善良曾受到蒙蔽,触动那根最敏感的神经,几乎没有片刻停留,我别过头去向北走,握着硬币的手心汗渍渍的。

终究没能跨出这一步,记不清多少次,每次走过桥头,看到有人扔下几枚硬币。他点头致意,向每位帮助他的人,然后目送他们远去。而我,每次走到他身边,最终还是缩回伸出的手。擦肩而过的那一刻,心里空落落的。

这一次,我带着刚上高中的女儿上街,和往常一样,走过他身边。就在离开桥头的那几步,女儿突然伸出手:“老爸,给我几枚硬币,我要给他。”“小心,这也许就是个骗子。”我竟然脱口而出,可能是蓄了许久的顾虑。“他都成这样了,还能做什么?”女儿一脸责怪,从我手里接过硬币,飞快转回去,俯下身子小心地将硬币放进碗里。就在这一刹那,他抬起了头,布满了沧桑的眼眸中闪动一丝晶亮。

曾几何时,我们也是那样的淳朴良善,在这座城市里行走二十多个春秋,竟被岁月打磨得如此麻木。孩子,是你教育了我,心向阳光,向善而生。

下一次、下一次,一定一定要帮助他。我在心里默念着。

但是人生往往没有下一次。再来时,桥上已是空荡荡的,什么也没有。他去了哪里,或许生病去世,或许进了救助站,或许不堪尘世的无奈和凄惶,或许有太多的或许。

无数次的犹豫,竟没能伸手拉他一下,注定要铸造成永远的遗憾。之后的一段时间,我的心空落落的。

冬日的一个夜晚,我从乡下看望父母驾车回城。

车灯穿过细长的小路和浓密的夜,我小心地驾驶。突然,路边不远探出一个人,吓我一跳。似乎是一位老妇人,她拼力呼叫着,向我挥着手,示意停车。车子驶过她的身边,我分明听到无奈的喊声,追赶的脚步声。她有急事,一定需要帮助。

刹车,开窗,回头:“大妈,有事吗?”

“大兄弟,能带我一段吗?我女儿快生了。”她喘着粗气。

“好,快上来!”这一次,我没有犹豫。不管去哪里,不问有多远,我要做一次好人。乡里乡亲,我要帮一个母亲去见她最需要帮助的亲人。开着车,行进在茫茫夜色里,我的心突然敞亮起来。

尘世纷扰芜杂,有时我们会被微末蒙住了眼睛,但是我们的心灵却不能因此而蒙尘,因为善意会让人生更明亮和温暖。